

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。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。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情真意浓的工会“互助会”

□牛润科 文图

1977年，我在国营红山机械厂任宣传干事，同时被选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工厂首届工代会，抓拍下了这个工人代表正在投票选举，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新闻镜头。会后，我就被调到工具车间负责车间分会工作。

当时，根据厂工会的安排，我们在车间发起了建立车间分会“互助会”的倡议后，得到全体职工的一致欢迎。因为当时职工工资很低，除了一家人的生活支出后，月的工资所剩无几。如果谁家遇上突发事件，那可要“1分钱难倒英雄汉”呀！由此，每人每月拿出5元钱来，交于车间分会“互助会”集中使用，专

门去帮助那些急需钱的职工。没想到这个互帮互助的群众组织，竟然渐渐地把全车间职工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有一次，我们车间李师傅的妻子突然生病，一份甲级电报把他叫回家。等李师傅急冲冲的走了时，车间分会“互助会”就开始筹备钱了，然后由车间党支部书记和主管分会“互助会”的我，带着全车间职工缴纳的300元互助金，直奔李师傅家。就因为交不够住院押金绝望的李师傅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车间分会“互助会”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替他交上押金，办理了入院手续，顿时感动得他

一摸一把泪地说：“从今往后，我就把我这100多斤交给咱们车间了！”

后来，如果要是哪家有个病了灾了的，车间分会“互助会”就会带着全车间职工的温暖、祝福和慰问，在第一时间里去看望他们；如果谁家操办红白喜事，全体互助会会员都是不请自到，再忙也都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去帮忙。让车间里的每个职工的心里都热乎乎的，感觉到组织和同志们的温暖；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天灾人祸，总觉得在自己的身后有工会这个坚强的靠山，就没有什么闯不过去的“火焰山”了。

■午报情缘

十年离合总归缘

□李宝忠

现在，每当我捧起《劳动午报》，总有一种相见恨晚，一见如故的感觉，从头版到16版，我总是逐版学习，遇到好的文章或图片，不仅会拍手叫好，更会及时剪贴收藏，而且还会动动笔，投个稿，您要问我这是为啥？我会轻轻告诉您，我和午报有缘！缘从何来？倾听我慢慢说来。

我是1993年从事企业宣传报道工作的。当初，由于我是初出茅庐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为了早日入行，我先后买书自学了有关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，然而更多的是通过报纸学习，尤其是报社的学习，使我逐步提高了写作水平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不仅有幸先后成为了该报的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，而且还认识了当时

任编辑、记者老师，这些良师益友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使我每年在各新闻媒体年刊发新闻稿件100多篇，并连续10年获得北京城建集团宣传报道先进个人。

然而，在我事业辉煌时期的2004年春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到基层单位任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，并到外埠成都工作了3年多。

这10年来，我逐渐远离了我钟爱的宣传报道工作，远离了我的很多良师益友，远离了《劳动午报》，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落寞……

2014年“五一”过后，因工作需要，公司党委决定把我从成都调回北京，让我从事老本行——企业宣传报道工作，并任命我为公司新闻中心主任。

接到征求意见的电话后，我先是一怔，然后毫不犹豫的答应了，当晚我失眠了……

重新回到宣传报道岗位上的我，再次翻阅报刊后我发觉，一切都变了。就拿咱《劳动午报》来说，原来的周二、周三报，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周六期；原来的编辑、记者朋友，现在大多数已不知去向……

“10年了，人生能有几个十年。”这是我不久前一位老媒体朋友得知我回来后和我通电话的无限感慨。

是啊，10年，人生能有几个10年。不忘老朋友，结识新朋友。我愿在今后退休前的又一个10年里，与各位新老媒体朋友和我钟爱的《劳动午报》，一路同行，不离不弃。

让水滴汇成爱的海洋

——赞北京公交车

□贺润山

公交车是公共交通工具，载着成千上万的乘客来来往往，看似简单重复，其实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。而公交车里感人的小善行也温暖着乘客，传递到千家万户。

有一次，我乘坐107路无轨电车去北桥，途中有一位抱小孩的妇女上车，这时车上坐的几乎都是些老年人，电车司机看到了这种情况，就主动热情地招呼抱小孩的乘客，让小孩坐在司机驾驶室右侧的一个平板上，车上许多乘客看到这位女司机的举动很感动，其中一位坐在车靠前的约七八十岁的老人，还好好地赞扬了这位好司机一番。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，可司机的这个小小善举，却像寒冬中的一缕春风拂面，分外暖人。

有一次，我从阜外路口南乘坐701路公交车，中途经过四道口，在四道口西，有一位行人由北向南横穿马路，这时公交车由西向东行驶，司机看到了这位行人，立即减速刹车，这位行人受到了感动，举起手向该路司机表示谢意，该车车号是84476。

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去香山，在动物园乘坐360路快车（车号是40027），一路上感到很安全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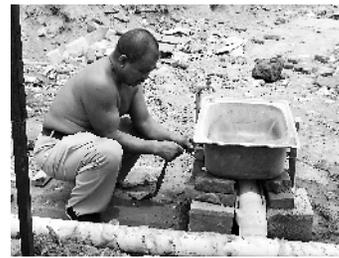
这位司机到站停车很稳，起步行车也很稳，到香山站下车的时候，我向这位司机表示了谢意。可以说，这些事虽然不大，但在平淡的背后蕴藏着醇厚爱意却让人难忘。

我今年快80岁了，在北京住了几十年，北京的变化非常大。北京是首都，不仅北京的人多车多，还有外埠的车和人，我觉得作为一位北京的公交车司机也是不简单的，公交车是社会的窗口，世间百态，善恶美丑，在这里周而复始，无意间也见证着时代的进步，体现着社会文明水平。

服务群众，本没有分内外之别，如果说“分内事”彰显着司机和售票员们的职业操守，那么“分外事”则是司机和售票员们古道热肠、为民服务的集中表现。这些看似都是“小事”“分内事”，却给人以温暖、让人敬佩，因为他们将热情与细心融入到每一个服务细节。

本着对善意的发现、尊重和宣传，对好心人的铭记，我想和更多人分享这份感动，表达对他们质朴的感谢！所以我想在这说一声：北京的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们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！

■图片故事



父亲，你快回来！

□张亮亮 文图

这张照片拍于今年7月5日，照片中的人是我的父亲张跃明。

5月底，我辞去酒店面点师的工作，整天骑个折叠式自行车去物色烙烧饼的店址，自行车为我出了不少力。上公交，下地铁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经过一个多月的苦苦寻找，终于，我在丰台区槐房西路一工地附近找了个店面，开了一个烧饼店，面对的顾客群体全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工兄弟，我的烧饼店一开便是半年。

在烧饼店开业之前，付出艰辛那是必然的，只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，门前全是泥土地，而且坑坑洼洼高低不平，小店的旁边堆积着像小山一样的土堆，里面夹杂着废布条破塑料袋，就这么一个环境，我们要在这里干营生。于是，父亲开始“愚公移山”，午休时间还要平整土地，修建下水道。俗话说，上阵父子兵。父亲曾经参加过《对越自卫反击战》，或许是部队的锻炼造就了父亲一个钢铁般的性格，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是没法子比的。烈日炎炎下，父亲干活从不穿上衣，任凭太阳的紫外线如何照射，也奈何不了父亲的“铁脊背”。每天中午，父亲从不午休，为我的小店门口平地、垫土……

照片中，父亲正在把水池和下水道结合在一起，用布条和木桩固定起来，看到这个令我感动

的画面，我突然想记录下来，就赶紧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。

红火的生意开张一个月后，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和我闹得不欢而散。那个夜晚，父亲回家了，推着自行车走了，而且发誓再也不给我帮忙了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父亲。

自打那天以后，5个多月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，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的声音，父亲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也从来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，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对谁错？似乎，我们之间有了很大的隔阂。关于父亲的消息，只是从弟弟口中得知，知道他在工地搞装修，后来又听弟弟说，装修活儿干完了，又到劳务市场等活去了。冬日寒风凛冽，父亲已经三天没等到活了。

5个多月了，不曾和父亲见一面。前两天，听弟弟说，父亲没有活干了，买了一把磨刀石，准备转村磨剪子，我听了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差点夺眶而出。

就在冬至的前一天晚上，止不住的泪水终究还是模糊了我的双眼……半年来，每当想起父亲，就翻开这张照片看看，照片中的父亲，请您不要太为我操劳，儿子已经长大，年关将至，儿子希望您早日归来，收拾行囊，咱们一起踏上回家的征程……